

堅
瓠集 第十七冊

進步書局校印

清 諸稼軒著

堅瓠秘集序

堅瓠集者聖賢格物致知之學也理清乎物一物不知引以為恥故核其大不遺其小崇其正不廢其奇孔子考定六經以明先王之道而贊羊之怪淳實之祥專車之骨肅慎之矢凡六經之所不及者靡不博記而周悉此無他格物者廣也褚子稼軒其得聖人之遺意乎少而好學至老彌篤搜羣書窮秘笈取經史所未及載者條列枚舉其事小而可悟乎大其事奇而不離乎正逐物求知各有原本其去莊周之寓言鄒衍之誕說遠矣其書自初集始累為十集蒐羅略備更繼以續集廣集補集今祕集又成焉夫天地間瑰異之觀古今來奧渺之迹無不散見之於書日覽則日益歲久則歲增亦曷有紀極哉稼軒窮幽索隱之功與年俱積故見聞愈廣蒐輯愈夥又安知芸閣雞林之外名山石室之中不更有博物君子所未經見之書可備采錄者乎其為祕集也知又非卒業事也時

康熙庚辰仲春鶴樓老人尤侗撰

堅瓠秘集卷之一目錄

周公

宣聖授曆

宣聖

白牛廟

滅髡避難

漆雕子

書諭仲由

朱魏享祭

劉豪墓

烏石山神女

遁甲神

馬郎婦

鴨欄木

高王經

淨面

夢示

仙女玩花

氤氳使

太歲

傳碑語

放榜神

廁神

坑三姑

雷神現形

雷神戲二儒

雷擊賊吏

東庫五通神

五雲山五通神

神告宰相

神起立

關聖廟

三丰異物

婚姻前定

參鼠

金華貓精

洞庭鼈

山魈

木客

山精

旁不肯

海蠻師

恆蟻

千里驢驥

馬生角

孔廩巨鼠

貓治鼠怪

應氏白犬

白獺神

廬陵石鹿

蕭山鬼怪

犬活死兒

鼠精

面具治怪

高麗寺

杯渡

蔣虎臣

大佛頭

羅漢移居

晉水字

喻彌陀

堅瓠秘集卷之一

清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周公

陸雲士先生次雲大有奇書。道統開自堯舜傳及周公孔子。故前代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四川文翁學堂為周公禮殿。唐貞觀時始專祀孔子。而周公之祀遂廢。大學衍義補謂崇祀孔而周無廟誠闕典也。惟雲南有周公廟。以武侯征蠻夢見周公。及渡瀘水祭猖神。擒孟獲心服南人皆公教之。故敕所在祀之。愚謂堯舜禹湯文武君也。周公相也。相則在位。與臯夔稷契相等。惟孔子匹夫而為百世師。故特祀之。周公正不必與之並祀也。然孔子之後。衍聖封公。而周公之後無聞。是亦缺典也。我皇上崇儒重道。於康熙二十四年親謁孔陵。并訪周公之後。得東野沛然於布衣之中。爵之於朝。并及二程夫子之後。皆官以博士。前代所未行者。聖天子舉而行之。俾天下後世皆知以周情孔思為歸。所以垂教者大矣。

宣聖

夫子之道中庸而已。未若釋老之生而多異也。然內典稱孔子為童孺善薩。顏子為

光洋苦薩漂水縣有童儒寺。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適楚經此故也。而道家真靈圖稱孔子為太極真君。顏子為三辰司直。是強將孔顏拉入二氏之中。然夫子無異也。而亦有異人之處。如宋仁宗命宦者李邦寧釋奠。風起燭滅。鐵爐陷入地中。明沙良著致誠修謁。聞琴瑟絲竹之音。自廟中出。此非示人以神。亦所以教後世也。元歐陽器虛能結氣為嬰兒。從頂上出。時方丁祭。弟子馬月林請器虛出神觀之。凝神久久為馬言曰。余初至文廟見梓潼來省祭物。省畢而去。既而主祭者獻爵讀祝時。止見一道太素之氣。自天而下。貫入殿庭。祭畢冉冉而上。此浩然之氣至今存也。

宣聖授曆

明大內設內書堂。小內侍讀書處也。師用翰林五品為之。教法科條如鄉塾法。嘉靖間有學生晝睡。祭酒鎖之空室。夜半聞呼殿聲。云聖人到。書生習見帝駕。亦不為異。既到。非天子。乃宣聖也。書生跪曰。某以愚鈍求聖人開示。聖人曰。有書可取來。我親教之。索案上。止存大統曆日。為書生指誦一遍而去。天明。書生向同學言之。眾未信。試令背曆。終本不差。遂大聰明。過目成誦。

順治乙未。浙督學谷應泰。於杭州湧金門外。建子貢使越祠。祠前有池。池水淪漣。中種芙蓉。蕊青芬可愛。營斲嘗入浴於其中。折殘花葉。人莫能禁。守祠者無可如何。祝之於神。一時裸體水中者。皆欲起而不能。於是望空叩禱。居人怪異。為代求之。數人者方得出。自此無敢過而亵慢矣。○又梁山志。書院峽中有夫子崖。子貢壘。每當風雨。即聞讀書之聲。

白牛廟

客窓涉筆。河南有白牛廟。最靈異。其神牛首雙角。峰嶸努目侈唇。獐獑可畏。廟側數十武外。有一池。祀之者先至祠。禱迎之。輒有暴風。自池中起。衝入廟中。祭者欣然以為神受其享。崇禎時。有邑令入祠。訝之曰。焉有神而獸面者。不肯拜。左右曰。慢神必有災。令終不拜。令里人車水涸池。水竭無所見。又令掘之數尺。古碑出焉。洗視之。先賢冉伯牛墓。六字也。始悟白牛者。伯牛之訛。令為易其像。築其塋。植其碑。而釐正之。池畔之暴風。不作。

減髡避難

通幽賦注。衛蒯瞶。亂子羔。減髡衣婦人衣。逃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間乎。孔悝求之不得。故免於難。此避難而然。殆學夫子微服過宋之意。王充論衡。謂子貢減鬚為

婦人未識何故。豈傳柴子而訛於端木耶。

漆雕子

十六國春秋。魯人有泛海而失津者。於亶州見仲尼與七十子遊於海中。漆雕氏授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以告魯侯。侯不信。俄有飛燕數萬。銜土培城。侯異之。大城曲阜。而齊寇至。不克而還。

書諭仲由

感遇集。唐韓滉。廉問浙西。常有不軌之志。時有李順。夜漂船不知所止。天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烏巾古服。引詣一宮。有人自簾中語曰。有書寄金陵韓公。順受之。出門。因問贊者。此為何處。曰。東海廣桑山。是魯國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韓公即仲由。性強。夫子恐其緩刑網。致書諭之。順還投書。韓發視之。文九字。皆科斗書。不識。訪能篆籀之人。有一客。龐眉古服。自詣。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客曰。此宣尼科斗文也。曰。告韓。隸。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然自意。克保終始。

朱魏享祭

宋咸淳間。蜀人彭澹軒。罷官。從江東歸游武夷山。獨行林藪。入草菴中。見二人。峩冠

博帶對食。招彭坐。俎中豬首一。羊肘一。鷄一。所言皆先天圖易傳性理之學。元妙深奧。問其姓字。右坐者曰姓魏。不言字。問左坐者不答。日暮辭出。明日彭携僕挈榼再往。無徑可達。下山憩一富人家。言其所以富家曰。異哉。吾昨至朱文公祠致祭。俎中之肴。正此三物。澹軒方悟。左坐者為朱晦翁。而右坐者魏鶴山也。此事載異聞總錄。可補武夷山志之缺。

劉豪墓

義烏東平山有宋平昌刺史劉豪墓。隆慶戊辰長至日。裔孫尚恭因重修墓碑。墳地數尺。見石臺。臺上有一碑。方尺許。刻朱晦菴卜墓數云。天聖戊辰葬此丘。蔭十八紀。出公侯。子子孫孫垂不替。繩繩蟄蟄永無休。五百四十一年損。一十七歲裔孫修。戊辰戊辰新一石。重興重興千百秋。秘書郎朱熹記。按天聖戊辰至隆慶戊辰。年數適符。而是日長至。又恰戊辰。豪之後人有劉仕龍者。在宋贈武節侯。而尚恭修墓時。果年十七。文公之數亦奇矣。劉之曾孫輝燦。皆文公門人。故為之卜而刻之墓。

烏石山神女

湖海搜奇。三山陳景著。弱冠時。元宵觀燈。道逢女鬟。執絳紗燈。迎於道左。景著惑之。

隨以往。至城外烏石山頂。神女廟有盛飾。女郎候於廟門。見而叱鬟曰。此陳探花也。何乃望至此。燈遂滅。女亦不見。陳驚眩仆地。至曉始甦。永樂未果。探花及第。

遁甲神

壺史錢塘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見紅光貫室。開帷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拔金釵以遺母。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答曰。遁祭遁神。遂至此耳。遁母見某。必不久於人間矣。由是怏怏。逾月而卒。遁甲一云循甲。言六甲循環推數故也。

馬郎婦

感應傳。元和十二年。觀音菩薩大慈悲。力欲化陝右。示現為美女。人見其姿貌風韻。欲求為配。女曰。我亦欲有所歸。但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之。黎明微誦者二十餘輩。女曰。女子一身。豈能配眾。可誦金剛經。至旦通者。猶十數人。女復不知。更授以法華經七卷。約三日通。至期獨馬氏子能通經。女令具禮成婚。馬氏迎之。女曰。遁體中不佳。俟少安相見。客未散而女死。馬乃葬之。數日有老僧杖錫謁馬氏。問女所由。馬氏引之葬所。僧以杖撥之。屍已化雄黃。鎖子之骨存焉。僧錫挑骨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故垂方便化汝耳。宜善思因。免墮苦海。語訖飛空而去。泉州禪和尚贊曰。

半姿窈窕鬢欹斜。賺煞郎君念法華。一把骨頭挑去後。不知明月落誰家。

鴨欄木

虎盦。萬曆己丑。閩中有雷法振。居深山中。以燒炭為業。家有鴨欄木頗佳。法振偶念欲刻觀音大士像。未果。一日入山燒炭。遭遇猛虎。勢將搏噬。忽有美婦人當前。叱虎。虎即懾伏。叩首而退。法振再拜稱謝。因詢婦人姓名。答曰。身是君家鴨欄木耳。法振大悟。遂命工雕刻。終身奉祀不衰。

高王經

感應篇。東魏定州民孫敬德者。事觀世音菩薩甚虔。後為橫賊誣引。妄杖承罪。夜夢僧教誦救苦觀音。敬德誦之。有司行刑。刀三斫而三折。監司具狀聞。丞相高歡。歡審扣其故。為表請免其死。孫還家。所奉觀音像項三刀痕。因之稱高王經。

淨面

繫年錄。宋秀州春旱。禱精嚴寺有驗。重裝觀音像。夏旱復禱。郡守曾侯夢白衣夫人曰。我固當為此方致雨。然面目不淨。三十里外無所見。不能與衆聖會。奈何。明日詰其由。乃匠者欲聖容明潤。用雞子牛膠調粉故爾。遂改新之。隨禱即應。

夢示

說聽增紀。嘉靖間。荆王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佑王子孫。王曰。汝何物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覺而不識所謂。一日偶閱畫。見觀音像。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之。棟宇毀壞。塑像為風雨剥落矣。亟命修飾。立碑記之。

仙女玩花

康駢劇談。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玩者相繼。忽有女年可十八九。衣繡衣。乘馬。幾鬟雙鬟。容貌婉婉。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皆草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羽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外。觀者以為出自宮掖。莫敢逼視。竚立良久。今小僕取花四枝。將來馬廻。謂黃冠曰。曩有玉峰之約。此可以行。時觀者見其舉步。有輕風擁煙。望之已在半空。方悟其為仙也。

氤氳使

清異錄。朱起。年踰弱冠。姿韵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寵寵。艷秀明慧。起甚留意。寵尤繫心。奈館院各別。無由會合。起念之不置。一日至郊外。逢青巾短袖。擔節杖藥籃者。

熟視起曰。郎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駭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濟。起再拜以寵寵事訴。青巾歎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繙縕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偷期。仙凡交會。華戎配合。率由一道焉。我今為子祝之。臨去。籃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名坤靈扇。凡訪寵寵。以扇自蔽其面。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絕。起如戒。往來無阻。後十五年。寵寵疫病而殂。青巾蓋仙也。

太歲

睽車志。平江黃埭張虞部。為人質直。每有興築。不選日時。嘗作一亭。掘地得一肉塊。俗謂太歲神。張不為異。命取瓦盆合而送之水中。就基而創。名曰太歲亭。又有客到。命取衣冠。俄而犬首頂其冠。束帶於背以出。張笑謂之曰。養汝幾年。今日始解人意。就取服之。乃出揖客。客退而犬自歸。詰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殆謂是與。

傳碑語

鈞坐雲南嚴清父。用和為醫生。一日其隣人死。三日復甦。語人云。至一大第。宅有穹碑。主者令記碑上語。傳示人間。語曰。醫生嚴用和施藥陰功多。自壽添一紀。養子登

高科誦畢。遂暝已而清生。嘉靖甲辰弱冠登第。萬曆初為冢宰。

放榜神

闇然錄。隆慶庚午。浙士諸葛一鳴。讀書杭城外大寺。當盛暑。偶於佛殿斷藕自食。見金甲戎服人自內出。大驚以為武官。其人曰。我乃天帝遣放秋榜者。諸葛問榜有某名乎。其人曰汝名在來科。今未也。諸葛懇請。其人曰。今所與相較一卷。本係汝親。且能遲三年。更為汝福。因懇請不已。乃諾之。遂與約曰。揭曉之朝。即爇紙錢十萬以謝。慎勿貿約。再四丁寧而去。時諸葛試卷在備列。與某卷相比。猶未定。御史夢人語云。一鳴中。一鳴中。適睹諸葛名。與夢合。遂錄之。既揭榜。諸葛忘前約。晚始覺。將以明曉。斐紙錢。而夜夢前金裝者。披髮身血淋漓。蒼皇指諸葛罵曰。爾何爽約害我。我當報爾。憤憤去。明春會試。諸葛以懷挾荷校棘闈前。其懿親某。浙江省來科適中。其名數云。

廁神

葆光錄。天台有民王某。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衣女子云。某廁神也。君聞蠼蟻言否。氏曰不聞。遂於懷中取小盒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群聚。側耳聽之。必有所得。民明日見柱礎下群蟻紛紛。聽之果聞相語云。移

穴去煖處傍有間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同蟻出尋之獲白金十錠
坑三姑

異苑載坑三姑之神姓何名媚字麗卿萊陽人壽陽李景納為妾其妻妬之於正月十五日陰殺之廁中天帝憐之封為廁神俗傳是日結草為形以祭之占一年蠶禾之事必驗○雜五行書廁神曰後帝

雷神現形

揮麈新談澧州一日大雨震雷將一人家屋柱劈碎舉家驚怖間忽見雷神入舍形似烏鵲高二三尺許兩足行地兩翅下有二手下垂行遍屋內燒一斗一秤升屋至空中方發迅雷一聲又拙菴雜俎康熙中杭州官塘岸有毒蛇雷神將擊之忽逢產婦在河邊洗纖衣遂不能擊伏於岸旁大於獮猴形似蝙蝠其婦驚駭而去土人始不敢近視既而寂然不動乃以物撥之見其翅下有手聞於縣令呼道士祈禳道士命置七缸缸按七星各滿貯香水施符設法凡一晝一夜雷神始躍入於缸七缸浴遍騰空發聲而去。

雷神戲二儒

墨池浪語。一老儒途行遇雨。避一老嫗家。雷電方迅。二儒因劇談。雷為天地之氣。搏擊發聲。雷斧雷神。事之必無。嫗起點茶供之。忽霹靂一聲。二儒不見。嫗訝曰。天雨若此。胡為去耶。二儒乃在櫃中叫嫗。嫗曰。櫃固鎖也。二位敢錢眼中鑽入耶。二儒曰。吾亦不知。忽有人寘我於此。始悟雷之有神。怒吾輩狂談耳。老嫗啓櫃。則見二儒之髮。彼此莖莖相結。倏忽所成。不亦巧乎。

雷擊莊吏

吳中往哲記。成化中。吾郡朝真宮道士吳允中。善符咒術。嘗驅蝗治妖。隨禱輒應。郡守命於玄妙觀禱雨。允中喚墨瀋。則雲合以楊枝灑水。則雨至。以胡桃擲空中。雷電隨所向而作。頃間積水三尺。時官吏立雨中。不敢退避。允中大呼雷神。有濫貽者。請擊之。雷火繞庭。官吏有失措仆地者。

東庫五通神

武林聞見錄。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決數日矣。一日有叩獄吏門者。出視之。即所決囚也。驚問曰。爾為何得至此。囚曰。某死無憾。但有一事相浼。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明言差某充某位神。得